

唐山縣志

唐山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上

奏疏 碑記

文章爲經國之華顧三代以後取士以言上下
千百年間名人輩出豈無振筆掞藻足以鐫金
石而垂不朽者乎先奏議繼碑記秩秩乎德音
炳炳乎行業也若夫登高能賦猶其技之小耳

志藝文

康熙志

奏疏

都察院加一級魏 題爲興利除弊之大莫若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奏疏

一

裁併衛所丁田歸之州縣以足財用以蘇民生
事_臣查得明朝初設衛所有事則戰無事則耕
故養軍不費民間一錢其後法廢而兵政亂盡
用召募之兵是衛所之軍在明正統後已無用
矣其相因不變者蓋以設立衛所係祖制而指
揮千百戶管軍之官又皆開國從征者子孫世
襲難以革除故留衛所而屯田其實屯田亦係
紙上空言蓋衛所田地自明正統以後大半賣
入豪强有力之家不過量收籽粒而已然明季

以衛軍不可戰守江南諸省有漕運之役直隸河南諸省有修邊之役雖役輕於民尚有用其力之處也今江南諸省因有運糧之役而大江以北各省直軍丁既不漕運又不修邊不知所司何事乃舊日千百戶等官猶假借名色濫免差徭軍丁除正賦外其餘一無所事而賦又輕於民間民間供用兵馬徵糧運草驛遞夫馬城池道路僉鮮物料馬價錢糧里甲見役一切雜泛差徭繁難百倍於軍軍皆不與臣生長真定

亦係有衛所地方如唐山千言等屯相去真定二百里其衛所掌印官未嘗身歷屯地不過委官徵收籽粒備文報數而已而近屯居民無不被弁軍魚肉以軍富而民貧以軍刁而民懦積習既久莫敢與抗也又如鷄澤縣軍民地各其半其賦役大相懸絕推此而言天下可知竊以爲民困未蘓古今偏苦不平之事未有大於此者議者皆知衛所可裁但以漕運之故以爲或累於民臣竊思漕運衛所有限其非漕運衛所

者甚多若將不運糧衛所歸併附近州縣管理
則有四大利省官吏衙役俸薪一也均民間差
徭除三百年夙弊二也有司督率權勝武弁荒
蕪可墾戶口可添三也銷明季世襲不肖之心
四也若因循不變則有四大害都司守備經歷
等官俸薪所費不資一也軍樂民苦徭役不得
均平三百年之夙弊不除二也地方曠遠官法
不及隱藏熟地脫落丁銀三也世襲豪霸雄長
其地侵漁孤弱四也故臣以爲除運糧衛所及
司管理仰祈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奏疏

三

邊方衛所不裁外其餘盡可歸併相隣州縣有
勅下該部詳查明朝一代衛所興廢始末及
本朝時勢不同之故以聞此興利除弊之大政而亦
富國強兵之第一着也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睿鑒施行奉

旨該戶兵二部議奏隨經兩部議覆將唐山屯歸併

唐山縣

按康熙
撫院金

年蒙
批據永平府呈詳爲條議請裁無益

衛官分併州縣等事該縣尚官史查照憲批
及來文內事理即查該縣有應歸併之衛所
逐一查明確議報府以憑轉報施行該山縣
知縣孫繼看得有司總憑封疆猶如處子守
閨闕其問予奪增併總以卑縣上裁倘懷覬
競之私大站官箴矣緘口不言者以載明知
唐屯為屬縣之舊物而緘口不言者以載明知
重大不越俎而輕發也茲蒙憲查請裁一
案到縣前詳亦僅署叙原委免朦混之愆足
矣不意屯人奸偽違而又違以致縣民憤激
而愈辯事成騎虎勢難中遏倘果有勞于新
輩之瞞天作弊者若不蚤為聲說查覆扶同
罪曷以克當耶况在行查者裁衛歸併州縣
數字制之便宜蓋就紀綱大統言之也更有
定經不制之便說耶伊等另立技節妄起紛
便與詐故習欲抗則抗欲矯則矯權柄不由
恃机詐煽惑於處士之橫議其中斂賄營私
上定而煽惑於處士之橫議其中斂賄營私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奏疏

四

飭非匿弊彰彰眾著矣前者奉文行查而彼又
旨歸縣而彼徑抗而奪之今當奉文行查而彼又

已自便去之割裂唐邑腹內之土而聽其適
念今歸併事小違民質非土木能無憤憤於中乎

旨事重不忍併事小違民質非土木能無憤憤於中乎
煌煌天綸掩埋於若輩魍魎中數十年久假不歸倘

日後別有發覺並生唐邑以扶隱不舉之咎不
亦官與民俱累耶仰懇查明有無違

由自可立判涇渭無貽滅頂之患等囚申詳去
旨情

後續蒙
本府風字票蒙
大名道孔憲票准
守道丁關准此又准
井陘道蔡關同前事仰該縣官吏查照來
內事理即確查唐山屯地果否與唐邑附近
定寫遠或應仍在該衛或因到縣該唐山縣
憲行逐一查議確妥等因到縣該唐山縣知縣

孫纘覆看得前案歸縣昉自
督憲魏 疏明四利四害之源流深切闡透因

宸聰特下部議隨經 兵戶 二部議覆戶疏內云四利

皆是有益於國有利於課四害誠是自應炤議

即將衛所裁併州縣兵疏內云各衛所並守禦

屯務錢糧宜裁歸併州縣應從所議裁汰一則

奉有依議一則奉有依議行之

旨及經前撫院董 查覆文內云 部咨專為唐山

干言等屯查議歸併應遵此行叙詳轉報之語

隨將唐屯丁地科則錢糧起存數目釐然刊頒

於賦役全書之內豈非炳若日星所當永久奉

行萬世無弊者乎查歸縣未及五載屯民黃順

色等以就衛徵糧聽從民便草草一詞與真定

衛打成一局表裏閔通雖奉有部文歸衛未奉

旨更定之部文名正言順也彼時果有蠹役撥官等

情祇可訐告官吏為民除害豈可擅將

朝廷已定經制而私求移易者耶欺罔

君父之罪在順色等雖百喙莫贖也况 部文與

旨意自有輕重之分倘有如勞于新輩之弄假成真

煌煌天語埋沒於若輩魍魎中耶卑縣分列小臣頗

識大義見一奉 旨如凜明且見一違 旨如蹈斧鑕茲當奉檄查核敢不從實確覆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奏疏

五

吏部題為地方之敝壞日甚人材之廢棄堪憫
請

勅部覆亟議振起整理事吏科抄出掌江南道事陝
西道監察御史張 題前事等因康熙九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臺臣張冲

疏稱直隸唐山寶坻等縣江南之長洲崑山等
縣山東之卽墨新城等縣陝西之蒲城通渭等
縣自我

朝定鼎以來選是地者率多降革甚至有二十餘年
從未有一官得免之縣分者臣以爲前項地方
之壞是必有故或係錢糧之積通難清或係盜
賊之根株難靖或係刁民之頑梗難治或係驛
站之倒斃難支或係墾荒之捏報爲累或係鄉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奏疏

六

紳之豪橫爲崇或係劣衿之把持爲害或係衙
蠹之播弄爲奸諸如此類尚難枚舉臣請

勅部議覆行令督撫確查前項地方從無陞任之官
是何緣故如某縣受病在某處督撫必悉心籌
畫可以設法清治者督撫卽勿辭勞怨必爲之
調劑得宜如須

奏請處置者則立爲奏請勿復因循滋弊抑臣更有
請者前項地方止就臣聞見所及而言直省如
此等州縣者不知凡幾乞

勅下各督撫盡數查出悉與整理斯不致有枉棄之

人材其有裨於吏治民生匪淺等語查錢糧俱

係各該府州縣按地丁徵收開墾荒地各量力

情願開懇盜賊各有該地方所管官查緝驛馬

沿途各州縣照地里額設鄉紳劣衿刁民衙蠹

向係該督撫嚴查題叅治罪凡處分各官俱照

各任內覺發事情定例議處御史張冲翼條奏

之處無庸議奉

旨此等各地地方從無陞任之官緣由着各該督撫確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奏疏

七

察議奏

康熙十年正月間蒙

部咨送到院票行巡道等因到縣該唐山縣知

縣孫纘查得地方之敝壞由於人事之廢弛者

但一易其官而可以為良地方之敝壞本於因

仍之牢不可破者雖百更其職而不足以云救

所以唐山二十年來接踵革職者九六七八人目

擊覆轍掛累未事灰心即有勵精圖治起哀扶

敝之志亦終限於成格而弗能措手徒浩嘆共

力微職卑之無如何已矣伏讀

煌煌北等各地方從無陞任官緣由確察議奏

誠為民社返否為泰之機正小吏撥霧睹青之

會也爰集鄉老士民逐一訪詢並目前確實見

聞者備詳直陳唐邑地土褊隘大半沙灘廢田

戶口貧寒常恐衣食莫繼即槩畿南五府之屬

邑較之其蕭索鄙陋未有錢糧每畝額征有二

查復唐
邑情形
在昔山然
客怪今日
民情頑梗
若化也

分四錢五厘以至三分六七厘不等者獨至唐二
正項錢一畝之獲起課則一畝且納兼畝之
畝不敵重則民貧則俗刁則訟
惟其賦重則匪類滋種則凌難以錢穀之拖欠
訟其賦重則匪類滋種則凌難以錢穀之拖欠
之令處之催科必不能完將以錢穀之拖欠
設嚴斷之令處之敲朴必不能免則又以下上
之怨咨去所由官以被叅為傳舍而邑以疲
為積重也從無陞任緣由職此故耳雖有飲水
茹藥之才欲為安上全下之計汔可小康亦以
云幸若夫阜民移風誠有如奏章所云非更
而理無術處此也仰懇
憲臺為民請命細查屬邑中果有地壤寬腴賦
稅過薄者於每畝中量加毫絲何足為厲將唐
邑十分困抑稍減一二分便霑深恩總此衰多
益寡之間而補偏救弊生全弘多矣揆之
朝廷賦役經正又未嘗輕損涓滴也看王土王
臣普天惟均納總納結辨土攸宜唐邑為南北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奏疏

八

次衝地畝之確人所共耳目者至賦徵之加
倍他邑按照刊載由單自釐然洞見也倘獲調
劑適平則裕國足民之計莫善於此若曲全下
吏之功名尤其微未耳

戶部為請豁水衝沙壓之地糧等事福建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該本部覆直撫金

題前事等因康熙十年二月十七日題本月

二十五日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於本月二十六日抄出到部

該臣等查得先經直撫金 疏稱直屬唐縣等

州縣有水衝沙壓地畝不能耕種民間包賠錢

糧不勝其 題請豁免臣部因事關永蠲荒地錢糧行令該撫新行踏勘將水衝沙壓地畝確數逐一查明據實具 題去後今據該撫疏稱唐縣等各州縣報到民屯荒地臣逐處新行履畝踏勘丈量各屬近河低窪之地遇陰雨則衝決成河有水退而河之形尚存者有見爲河流者亦有沙礫鋪滿者又有山岡石磧不能耕種者每年錢糧累民包賠伏乞

勅部將此水衝沙壓石磧老荒不能耕種之地額徵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奏疏

九

錢糧盡行豁免日後倘水消沙退可以開墾者仍令招墾輸糧等因取具冊結具 題前來查冊開唐縣等三十七州縣衛並宣府鎮荒地共六千五百一十八頃四十四畝零內除可耕地三百七十八頃九十一畝零實在水冲沙壓沙壓荒地共六千一百三十九頃五十三畝每年額徵銀二萬五千二百九十兩零米豆穀共三百九十一石零草一百四十束零既經該撫親行逐處踏勘丈量委係水衝沙壓老荒取具冊

結題請豁免相應將此錢糧俱照數除豁其
水衝沙壓地畝一經現出該撫卽應責令原主
作速耕種輸糧再該撫疏稱各屬水衝沙壓不
堪耕種之地從前州縣各官止知照額徵糧並
不申報是以前撫未得周知無人告之疏等
語其從前失察各官均應議處事在康熙九年
五月初六日

赦前相應免議可也等因康熙十年三月十六日題
本月十八日奉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奏疏

十

旨依議

唐山縣沙壓地捌拾伍頃肆拾壹畝陸分壹厘
捌毫自康熙十年除糧學田沙壓在內

孫纘日沙壓之害大矣哉泚水西來由臨城界
入唐山水捲沙湧蕩蕩汨汨水上若尺沙下若
尺東流入隆邑水力微沙勢盡矣遑者自堯山
疊堤而南可五里許邑與隆平分修之以防橫
溢康熙七年水決神槐樹口而東之寬百武東
西長十里變膏腴為磽确壞園圃為汗池一望
河渠白沙無除八十五頃之害大抵坐此初蒙
白督踏驗入告而部不果行九年
撫院金特疏力請親行查勘減儀從賈行糧
旅次屬帳中有司以簞食壺漿迎者依擾民論
軫地方之疾苦察官吏之賢否仁至義盡真不
而來其蘓也又檄姚黃門盡真定

簡明冊式報聞總不費民間一文錢而萬年之害以除故特昭揭之以垂示無窮焉

同治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文華殿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正白旗蒙古都統一等果威伯署直隸總督臣官文奏爲 唐山縣城隍迭昭靈異懇請

勅加封號以崇祀典而順輿情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據布政使盧定勳據唐山縣知縣周乃大詳稱闔邑士庶盧煥等以唐山城隍前明洪武年間封顯佑伯我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奏疏

十一

朝定鼎以來迄今未蒙加封第連年禱雨祈晴屢著靈應同治六年闔邑亢旱該士民等隨官求雨三次求晴二次求雪二次無不立時應驗年穀轉歉爲豐士民均深寅感呈請詳奏

加封等情到司正在核辦間又據該縣周乃大轉據拔貢生賈天球稟稱 唐山城隍聲靈赫濯相傳咸豐三年粵寇北犯有一白髮老人引賊東走離境既遠倏忽不見本年正月五日大股捻匪萬餘由任縣直逼隆平已近唐邑之北牛村

又有老叟賺賊他走並戒勿入村莊賊怒執之
頓失所在前後均有被難民人同衆親見縣境
未遭荼毒呼吸得免死亡非仰賴 神庥安能
有此慶幸伏乞併案詳奏請

封以酬 神貺等情該縣查訪屬實由藩司轉詳
前來臣查載祀典 神明實能捍災禦患有功
德於民者例應請

加封號今唐山縣 城隍歷因禱雨祈晴久著靈異
又默運 神威潛消浩劫士民咸戴異口同聲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奏疏

十二

洵能捍災禦患功德及民相應請

旨勅部特加封號以順輿情謹

奏是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咨開奉
旨加封昭應欽此

開府彭公建廟碑

東魏 唐邕撰
中書舍人

盖聞巖巖泰嶽魯邦以之仰瞻奕奕梁山韓國於焉
作鎮惟斯巘嵒陶唐采封此山高巒獨立峭岫孤生
羊腸曲折虎牙直上跋踖原隰之間攀援屏嶂之側
巍乎共熊耳爭標峨然與龍首競列青松對出含風
成响翠栢叢生凌寒獨秀淵浴赤日泉涵明月子喬
亟游旣不殊於鶴嶺洪崖屢集亦何異於鸞岡兼以
青鳥黃鵠頡頏高樹赤狸斑兔偃臥平坡育瑰異以
難名構詭怪而莫測是則此邦之神山實乃四民之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十三

壯觀儀同彭公名樂字興樂安定人也嗣來崑山承
華麗水燕頤稱竒龜文表異氣凌越石早著雄兒之
名才標仲昇長表封侯之譽神姿峻邁英機秀爽感
召風雲抑揚書劔不守志於章句豈邀名於博士旣
有虎豹之姿常懷鴻鵠之志

特

除伏波將軍永安侯無何奸雄仗劔逆黨冥繁日自
晉陽奄淪天關禍生戲水旣不異於周時亂起豆田
復何殊於晋代大丞相渤海王觀素服之變覩青衣
之辱鷹揚隼擊星流彗揮公綢繆振策從容謀畫投

誠比於蒿箭結素全于魚水糾率同盟剪彼虺蝎率
扛鼎之卒命投石之夫左右俱進鸛鵝交至公總勒
後勁申令前茅應機制勝隨方芟刈除使持節都督
鎮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進封樂城縣開國侯然賊
臣擾攘結黨連群亂子跳梁嘯徒命旅雲合魚貫之
衆總會召以成林銅頭鐵額之兵信舉手而爲列公
翻爲鳳翼蔚作龍鱗操鉞先驅推戈挺進于是逆黨
大奔叛徒草偃尸橫亂麻血成漂櫓故能績參復夏
勲預作周明試旣成舍爵斯在除武衛將軍散騎常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十四

侍然鈎陳之內環護九重文昌之中陰岑萬戶入典
宿衛不愧仲康之才出奉清譚豈讓思伯之辯除車
騎大將軍光祿大夫進封漁陽郡開國公食邑一千
八百戶餘官如故計日受俸不納故吏之錢尅已矜
施但聞慈父之詠還除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齊踪
昭伯方規公衡化有成於調味政無替於治袞加左
衛將軍餘官如故又除使持節都督相邢軍事定肆
二州刺史涇顯二州大中正餘官如故然嶠陝多事
京索未平蠹爾 侵我伊洛公乃出車朱闕飲馬

黃河 長載以先登秉高旗而陷陳斬將搴旗必復
三川之境執訊獲醜戰攘千里之地濟康世難事簡
皇衷建旆臨蕃時無異屬乃除使持節都督殷冀
州諸軍事殷州刺史將軍儀同開國並如故識量高
明萑蒲畏而不犯威風遠著枳棘感而自除傳車南
縣雨被山間之老待期一日信及牧馬之童然則懷
仁履智依山樂水望嶺載馳登峯太息實依憑於爽
塏是擴絕於囂塵憶員嶠而在茲想方丈其何遠至
如神宮迥建靈館高臨反阿霞騫飛簷鳥翥微風起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十五

于螭螭織影伸于尺蠖舟素合而爲采錦繡錯以成
文宛若玉臺不在高高之上儼如瓊室詎出崑崙之
間湛九醞于金罇列八珍于玉案噉南楚之青謳作
西川之雅傳龍駕雲飛蜺裳雨集昌瑞爰降嘉慶又
臻昔緱氏勒碑事傳仙廟之術陳留刊頌理著聖祠
之功况茲德邁百神道成萬物當亦鑄此他山是用
傳之不朽其詞曰萬邦遼邈九域連綿天嚴星宿地
重山川十仞似削三折如懸含吐雲物出入風烟不
異南登何殊北上仰眺如窻俯觀猶掌岩蒲九節華

乃之功方

熊豪俠追

馳車鬪鷁戲馬檣蒲蹴鞠梁

有餘勁雀無全日

雄飛寧知雌伏乘雲驥首搏

振翰冠冕花映珪組暉煥運屬孔艱時當多難翻

作股肱蔚爲楨榦除兗剪暴成功立朝佩鳴蒼玉赤

寫紫貂爰驂驪馭黃簡嶢嶢來蘓致望遍謳成謠統

衆伊釐伐鼓河洛俘彼海鯨扶茲鐵墩遠樹旌旗高

褰惟幕易俗移風勝殘去雪秉仁成德登山載佇廣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十六

築靈宮高闢神府卅素交輝斧藻相距旣擬月宮寧

殊日宇蕙食滿案桂酒盈觴長袖拂面清歌遶梁天

艾螭齊祭爛霓裳百祿攸隆千祀傳芳 皇魏一

百五十載武定三年歲在旃蒙赤奮若十月丙午一

日都督相 定肆殷冀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

府 州大督涇顛二州大中正漁陽郡

像

唐

李君政撰

武騎尉

城人也臯陶之後左軍之裔

之宗連華帝籍生而達理長而悟元齟齬之年蔡伯喈聞而趨步猗嗟之歲王平子見而絕倒洞徹苦空之理偏知物我之義爲半句而燔兩臂爲一偈而燒七指尸毗割肉薩捶捨身方之厲行畧無差等加以餐松卻粒臥石漱流夏則編草爲衣冬則引茅自覆形體雖殘不以爲苦謗訕雖至不以爲失猛獸去骨未足稱奇野鳥來巢詎將爲異屬有隋失馭區宇分崩百郡則杼軸皆空干城則骸骨俱滿龍驚蠲退豕突鯨吞蕞爾漼然聲噉蕩蕩惠寬及於華巔早遇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十七

太平不恡身形共崇福業泊粵若稽古大唐仰握天鏡俯案地圖應期接統濡足授首據八十一萬之分承七十五代之君類大庭華胥之時同尊盧祝融之日惠寬荷皇穹與善素樂獲從值聖人旣作萬物咸覩以武德六年四月八日乃於此山報國修立龕岩爲室鐫石造賢劫干佛法華經一部營構浩大神靈護持就使百億須彌未有若斯修福者也其南則臨柏縣龍輿避地之所北帶茅山鶴駕遊天之處東則泉洶湧遠遶滄波西則泝水澎瀛近連翠嶺瀾互

千里控帶百川邈迤河南之垂徘徊冀北之 下對
金闕上跨玉京旣達退食之墟又接還簪之境如來
眞範徧滿岩崖修多妙旨週迴嶺岫長松映彤庭之
彩文石晃紫金之像因竹林而起精舍爲檜樹而製
香爐雲物浮沈恆過鹿野烏兔來往直指鷲山窗戶
平接星宮梁棟斜通月殿旣類從天化成又若因地
湧出名僧搖錫遠邑爭來德士褰衣他方並至於是
使持節上柱國本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定州都督相
州總管杭州刺史大光祿大夫呂國公士洛佐命心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十八

膺幹國爪牙王白廉李之流絳灌樊滕之輩飛旌河
朔疊鼓恆陽發摘旣類秋霜仁明復同春日六條布
德志洽弟兄十部垂恩情深岵岵魚懸犢在百姓興
五袴之歌雁至鹿馴四民發兩岐之詠恭敬三寶回
向十方脫捨財帛減徹車馬遂與惠寬共營此福大
宏妙規深啟檀度柏仁縣令嚴雄撫宰百里清肅一
圻迹同遷蝗治侷馴雉精誠信向經始伽藍勸課丹
青修飾經像雖目連之神通敏給文殊之智慧莊嚴
媿此尊崇實爲儔類有宿士李長欽李士羅李希哲

李明郎牛孝祖等並鄉社髦乂里閭清修愛法念道
奉善樂施惟昔微功小效尙載景鐘細事麼言猶書
甫鼎况布金重意剖骨殷心用樹高碑期傳來業大
唐貞觀七年九月三日庚子宋州行參軍武騎尉李
君政撰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宋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
不得賓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
於天子之下士靜牽動違勢如槁毛士能得志於斯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十九

亦可謂賢矣其選旣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
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
之爲堯山不以其輕者入於心而猶爲其所難剝槌
斷裂之故不得行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
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
庭縣旣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爲
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不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
之題名子客過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
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

之問秦方強天下所憚獨在趙故趙常受兵爲天下
勁國其後四分以爲代魏燕趙踣漳南蹶上黨肩尻
頓債不能相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壞獸驚鳥決獨
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鬪攻掠之備習聞而
成風者已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其天性
固已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
旣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
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
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二十

唐帝廟碑

宋 郝 經

道本於皇成於帝降於王終於霸歷數之運會帝王
之統紀在焉孔子贊易自伏羲而上黃帝以下不論
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化蓋取諸乾坤言生民
之道至堯而後大備始並乾坤而爲三則堯爲皇之
終及其定書斷自堯典高辛以上不論則堯爲帝之
首於是帝堯上兼皇帝下冠王霸獨出乎震而其巍
巍如天也故楊雄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伏匪
堯禮義悄悄蓋三皇以來少昊顓頊非不神聖而堯

之在位相舜者二十有八載以聖相聖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治厯象以成天平水土以成地教人倫以成人賞均刑法以成典去凶庸善以成政然後以天下授舜以德爲位公天下之端自是始而命之以中以傳心法以道爲統立民之極亦自是始故爲帝者之宗一降而王又降而霸而後德衰故德莫盛於帝帝莫盛於堯宜乎配天而食也自三代以來載在祀典世封其後以崇明祀後世帝王其德弗逮於王有愧於霸而兼皇帝之號往往崇飾淫祀以爲大祀而帝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二十一

之祀闕然不舉漢氏或以爲帝堯之苗裔而廟不及焉則亦忘其祖矣唐高祖以內禪法堯號爲神堯稱其代曰唐而亦未嘗享於帝立廟乃推皋陶老子爲帝以本所出則亦虛其號矣於是唐堯之祀忽諸德之不逮而神乏祖矣近世唯平陽故帝都有廟存焉中山之永平帝之所生故有廟焉而今則弗存按地志伊祁山堯母所居葬於慶都曰慶都陵又曰望都山望都堯母之名也故以名山今永平之西水出伊祁口越蒲陰爲祁水而州曰祁永平之南有故城曰

堯有廟有碑言堯生於此其東有縣曰慶都而西有縣曰唐有碑言堯初封唐縣其故國也有水出於常山之西北曰唐東合於祁以是徵之蓋堯生於此始受封焉其母殂落葬之於此及其爲帝則都平陽國家不以爲命禪帝王不躬親致享國人與遠邇遺民不忘其德歷數千百年有能各卽所居廟而享之則其德在人之深者可見也順德路屬縣唐山之巔亦有廟焉歲久頽毀今郡牧葺理更請新碑其事故援李唐張謂虞帝廟例題曰唐帝廟而不名且贊帝德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二十二

而爲之詩庶幾居人識賡載之遺音知爲唐堯氏之民焉其詩曰唐山蒼蒼唐水湯湯帝德是昌纂於有皇唐哉皇哉帝道光哉乃聖乃神莫不具來相於有虞股肱良哉謨明弼諧庶事康哉於戲前王其能忘哉載翦茅茨載築土階尊酒簋貳曰蒸嘗哉享於有誠曰馨香哉曰雨曰暘帝德惟常哉民無殃哉神鑒無方哉

舜禹配享殿碑

元 楊剛中撰 浙江儒學提舉

延祐四年春順德路總管程侯德仁推官閻君忠國

蒞治孔時置舉惟諧惠給令行人用休嘉乃克祗栗
思輯神宇顧惟帝堯有廟介在堯山象設祠位既極
炳翼惟是舜禹侑坐因革靡常神居未崇罔稱嚴事
乃命唐山尹李君信度地擇材徵工命徒先役未營
稽費所出於是邑人李之芳自其先人祐時已能供
葺飭司啟閉勤恪其事縣祀四紀及聞命戒勸趨相
先市價郊氓聲孚義感千百其來謹呼祠下咸用委
資輸力不日卽功遂於法庭西東對峙宏宇闢築亢
平礪斲潤華周阿垂詹峻齊翔飛牖扉密清甃汲潔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二十三

嚴諏旦戒儀進妥神位右虞左夏秩秩有經又於其
前太構三門以合都宮規制既偉瞻望彌隆靈明感
通進贊出佐沛澤被物祥颯暢和戾孽攘毆嘉氣宣
溢生植溢毓年穀屢登邑居野處顯遂幽潛永忭呼
舞相與謀曰大哉帝勳光被終古非有虞氏之德協
宏重明不足以昭其承非有夏后之功熙文宣勤不
足以永其成進配廟祀盛哉蔑加我民式用承訓令
遵規度發力稱財合虔効勞崇三門以矗表植二字
以尊配非程侯之明閭君之賢又不足以啟初而贊

終若其稽度命役以著成猷宣休彰烈以闡佑應神
人參通庇福我民於無窮則非揭辭於石又何以語
遐久遂同辭竭誠再拜稽首願紀成績用昭神德以
垂世於千億辭曰在帝伊神自唐陟位靈宮有嚴卽
唐建祠惟時守臣虔與祀事顧配神君未極窮遂爰
命邑令相地謀工二宇對峙爲神之宮朱甍高盤丹
楹桓桓恢潔閑淨神悅來安復爲都門三其扉闔外
尊仰瞻中隆出納邦人吉蠲奉時肥奠徒御載懽九
歌韶舞輔播是休風舒雨沃蠡騰屏蹤豐我百穀唐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二十四

山之歸唐水之漪

張唐山辭臚記

韓 鏞

近歲燕趙間民俗遇令若簿聽斷明決不事貪暴俾
境內各得安業者於其終更則耆宿輒哀率錢幣酒
餉祖帳以報二年之政其令若簿亦輒不辭而素諱
訐及部使者亦未聞有擬議焉良由民情樂趨彼此
無所恐恃也雖曰未協雅道然較之封豕碩鼠椎肌
剝髓之徒亦可嘉尙矧有爲有守去而見思君子能
不與之乎天厯戊辰之春樂陵張從信爲唐山令政

號平簡輔之以廉民其安焉至順辛未受代民知從
信當歸也不謀而集殆至千人各持儀物踵門以贖
蓋爲鈔四千兩詩帳廿 從信皆力拒不受民曰固
知令冰蘖其操三年之間無敢干私然令有德吾民
吾民不忘報亦人情也且旣去任詞又贖行何嫌何
疑而乃堅辭從信曰吾行吾志耳豈有它哉民體其
志不可奪各懷以退是夏何潤孔亨輩撮其政之尤
者請中山知府彭寅亮國子助教潘迪文諸石一曰
棠陰之碑一曰去思之碑其秋朝廷調從信滿城令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二十五

又二年元統癸酉冬邑人追念從信辭贖之篤足以
敦薄俗勵士節合詞以囑國子伴讀趙瑁求予紀其
實嗚呼子因炆有感已孔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也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今是舉也豈
非得其從而不得其傷乎然微張令之賢無以致唐山之
思微唐山之思曷以著張令之賢哉彼視民鬼蜮待
令如蝗蟲不知反已而惟尤人者亦獨何心聞此甯
無愧焉

元統乙亥歲三月初吉立

光武廟記

元 馮子振撰 翰林學士

文叔以沉幾先物之資受書於廬江許子威畧通大義故其仗節河朔蠲苛政詢疾苦收攬英雄務悅民心至蕪蕞之豆粥渾沱之麥飯間關累卵光復舊物良有以也縣南一舍南王店乾維相傳蕭王投戈息馬之所故老構祠其來尚矣張炳文宗義奉祀尤謹威靈盼饗吉夢兆孚歲云有秋乃發已資命工伐石以紀神庥用垂永久因作侑神樂章俾歲時歌以迎送神云詞曰靈修兮洋洋呵禁兮不祥沛洪庥兮一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二十六

方屢豐年兮降康俾黍稷兮穰穰民霑惠兮不忘潔朋酒兮羔羊庶靈修兮來饗

孫纘曰吾讀馮子振光武廟碑記慷慨悲烈莊誦之下覺帝子鬚眉栩栩欲動逼真劍氣橫空克復大物色相光泰岡得此不朽矣

關王廟碑

馮子振撰

大丈夫忠憤不酬於尺寸而廟食滂沛於九州功名不留於須臾而義烈感慨於千古長河之北大江之南陋之而偏州迂之而僻縣朽然數十家之聚輒哀金券地畚土伐木寧鶉衣百結不敢虛丹艸於雲長

之祀事寧蝸涎一角不敢乏牲酒於雲長之畝宮矧
大邦劇邑人物充斥之鄉乎四百年赤帝之璽睥睨
於一旦僥倖之奸雄劉表無意於中原劉虞殞命於
幽州卯金刀之胃僅懸其一縷之墜緒於樓桑大耳
之衰宗雲長奮起河東與玄德遇自爾周旋艱險投
間抵隙之會未嘗不身親其間識者謂馘顏良與白
馬之圍不如破孟德於赤壁之鬪爭魯肅於益陽之
瀨不如降于禁於襄陽之功大勲垂成貉子爲厄有
志之士蓋深悲之嗚呼劉玄德展轉於公孫羈縻於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二十七

呂布栖遲於袁紹進無容足之地退無寄跡之穴四
方響應之初乍合乍離乍奔乍衎殆不知其幾矣而
雲長不肯輒去去輒復還古所謂主在與在主亡與
亡者耶人間世梗梗橛橛之夫後雲長千數百載所
以願爲之執鞭不慕王之勇敢萬人不慕王之雄視
百代不慕王之能塊土裂三分之漢鼎不慕王之能
赤手擎一面之荊州其拳拳向雲長之心特以其當
賊操九州之地已有其七之時技窮力竭獨不忍背
棄流離顛沛之玄德耳彼張翼德亦若是也英魂凜

凜雖死猶生唐山之關東舊構祠嚴事雲長甚虔故
掇拾王之平生衷素如是

創建奉聖岡先師廟記

元虞

集撰

翰林編修

至治元年十月撫州路總管府照磨孔君亨使來告
曰我先大父既老於家觀其居之東南得所謂奉聖
岡者立廟以祀先聖贄田百畝於廟下歲收其粟以
備修葺祭祀之用今廿年矣未有以示久遠者願記
而刻之于石集曰嘗聞之古者自天子諸侯大夫士
則有廟矣七五三二之降殺皆以奉其祖宗天子繼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二十八

世而爲天子以其別子而爲諸侯諸侯繼世而爲諸
侯以其別子之子繼別而爲宗於是有百世之宗有
五世之宗所以尊祖收族也支庶不祭而祭于宗子
非宗子則無廟無所于祭也凡祠他鬼神而爲之廟
者則自秦漢始矣若夫先聖先師之釋奠也則立學
者皆用之然後用祭合樂設薦饌而無迎尸以下之
事則非盡用祭禮矣於學宮則非廟矣令之事夫子
者爲之像以倣其衣冠坐之南面之位以其門人弟
子配近代以來自天子之都至於郡邑莫不皆然大

儒先生習於禮而辯於義者相望未之有改也然則
黨之庠術之序是亦學而已矣於是收而用之不亦
可乎孔公托於先聖之裔又嘗與魯齋許公衡一時
名公卿遊其所爲蓋有據矣昔孟子沒聖人之道不
傳者千數百年自周子程子出而後復明乎世宋氏
南遷天下離析程氏之門人楊立中謝顛道遊定夫
三先生之學獨盈於東南而楊氏之門人羅仲素先
生傳之李愿中先生以及於晦庵朱子時則有若南
張氏得程學於胡氏相與輔翼其信而助之者如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二十九

東萊呂氏西山蔡氏皆其人而象山陸氏特出於江
西雖其入德之門有不同者而論辯之極學者皆有
所擇而取之於是聖經賢傳考訂發明折衷殆備由
河洛而遡洙泗者舍是無他途矣當是時北方之學
者未之或知也獨許公得其書於行人而讀之寔始
尊信而篤學遂以其說相世祖皇帝而北方之士知
因朱子之書以求聖賢之道許公倡而啓之其功於
是爲大然則斯廟之作謂非出于交遊講貫之益不
也不然旣仕而歸老曾不爲子孫資產計顧爲是

寥寥希濶之事也邪嗚呼昔患聖學之不明今儒先
之講說備矣昔患書無從得今聖經賢傳幾家有而
人藏之矣昔患困於兵革徭役而不得爲學今太平
無外事以矣昔患學而無其所今若孔氏之廟巍然
相望矣然猶有昏惰而莫之省倍畔而莫之歸假其
名而不肯蹈其實尚於文而不肯篤於行豈非自暴
自棄之甚者哉誠願孔氏之梟弟子孫與凡學者之
至于斯者仰而觀乎聖人之德容俯而思夫孔公建
廟之意誦其詩讀其書以深求其理入事父兄出事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十

長上益求其職分之所當爲而用力焉則彬彬君子
自奉聖之學出豈不盛哉孔公諱璠字誠甫至元五
年從駕行幸兩都常與諸老俱歷信徽眞三州判官
擢戶部員外郎雲南接察司僉事提舉萬億庫黃州
路同知淮東廉訪司僉事眞定路治中大德六年以
南陽知府致仕平生歷官如此而退又能崇道興學
以貽後人非君子而能苦是乎其子守遜字彥謙用
南陽澤方爲河間路錄事亨其孫也以其家學從事
風憲剛介有聲其在撫州也議論行事吏民畏之

然尚愼而勉之矣

重修唐山縣學記

明趙

永撰

國子祭酒

山右洪洞張天祿拜順德唐山尹始下車閱學宮敝且陋惻然欲新而未果暨三載政通民和進諸生謀曰鼎新斯學余之職也然經營之費孔大今欲設素王餘惠於明倫堂以勸士夫可乎諸生皆曰可遂推俸金以爲倡人咸效之因得修于當道乃始事以大成殿貌卑隘達其壅蔽易其敝陋正其位向東西延八楹南北袤四楹舊規頓革東廡十六楹致仕丞王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十一

雄自爲之西廡十六楹致仕簿趙舉自爲之明倫堂四楹監生侯正衛朝用共爲之餘如翼於堂之兩旁者各四楹東西齋各四楹列兩齋之下爲號房各十六楹堂之南爲門屏者亦四楹屏之傍榜以石刻左曰義路右曰禮門屏之南東西對峙二門左扁育英右扁射圃者各四楹堂之東爲神庫神厨文昌祠堂之西爲觀德亭楹皆如堂之數而差小殿之前爲大成門最前爲文廟門門之東爲儒學門各四楹環以重墉又百堵門之南東豎興賢坊西樹育才坊對豎

於南者泮池坊池之中甃以石池之外繚以垣聖賢肖像服冕玉藻儀容大備丹朱其爨噐薦以牲牢墜白其堂宇以業講誦巍然煥然光采奪目凡百財用之費皆侯自爲之所教護屬工典史周文玉繼之者訓術李達也邑庠教諭趙琦訓導盧經鄭瑞謀諸弟子員以侯之功不可忘也乃遣書幣於京師時邑人馬生健登太學館余家塾爲西賓請余言以爲記時公事方殷不暇爲次年冬馬生竣事告歸請益勤乃爲記之夫今之縣令徃徃以簿書期會爲急而學校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十二

之教漫不加意如張唐山者特垂意于絃歌俎豆間可謂知所先務諸生遊歌于斯其當篤志力學無負于所教業乎文必求乎實崇乎本不徒乎末立忠孝之節養剛大之氣不徒躡取時階以爲假借之具則學校爲有光也諸生勉乎哉若張唐山之善則邑之人已建祠學宮之傍祀之矣不必備錄而可知也并書畀之垂石于後

學田記

明

劉三樂

冀州人本縣教諭

邢之屬邑有九唐山其一焉他邑俱有學田獨唐山

無之士生其間貧而不能自存者率無可控告卽督學使者間有賑給或取辨於別緩或設處焉當事者徃徃苦之已酉秋唐山令缺故事當有代攝當路者以其難治乃籍郡丞陳大夫夙望來治之大夫素稱神明甫下車輒星而出入日進鄉氓而問勞之於是有情者吐有抑者伸有病者起民便之庫藏清倉廩覈狐鼠者屏跡民又便之時值大旱緩征徭設粥廠賞穿井勸種麥而其種皆取之宮中民益便之然尤嘉惠學校謂士爲四民之首其賑恤宜先故青衿子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十三

凡有薪水不給肄業無資者時出金賑濟一時士民咏甘棠歌孔邇者若出一口然又進余輩而謀之曰金之所賑者有限士之待澤者無窮賑之所可及者僅一時賑之所不可及者在異日故與其以金濟人孰若以金置田以金濟人金盡則澤易竭以金置田田之出無窮而士之利賴者寧有窮乎于是捐俸若干金擇近城腴田置二十四畝申府道各院其歲之所入俾縣籍之由是士之冠婚不舉者取給於斯喪祭不舉者取給于斯春秋調考而旅邸之費取給于

斯月終會課而管城墨卿之需取給于斯美哉是舉其萬世不刊之典乎爲唐士者俯仰無累則前進有資異日者雲蒸飈起攀龍附鳳科第後先相繼誰之賜維時邑庠生陳誥亦捐田五十畝入學田則後之慕義而起者寧可量乎是皆大夫風之也是皆大夫之澤也夫士貧矣有我大夫在大夫行矣有我大夫之學田在此田一時不毀則大夫之澤在一時此田萬世不毀則大夫之澤在萬世行將與天壤並久矣是以大中丞暨持斧臬司無不人人擊節今業已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十四

擢守雷陽金紫交映 翰粵中嗣後晉陟卿監踐歷臺省偉績豐功當必有銘鐘鼎書國史者區區學田之置烏足盡大夫之美哉邑侯鄭公嘉其高誼不可泯沒命紀其事於貞 大夫諱獻策別號鷺洲豫之舞陽人

重建明倫堂引

邑人徐養元

進士

嘗讀王荆公繁昌學記曰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

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
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
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由是觀之則學也者
所以爲民之俊秀者群萃州處習道藝於其中而天
下國家人材之所自出自孔子而前皆有先師先聖
漢唐而降始專廟祀孔子是學所俎豆不忘而興起
教化之本非卽以孔子廟爲學也明矣唐山舊亦有
學自戊子大水後淪喪殆盡余嘗倡諸士而修之凡
十一年於茲然廟貌粗具而已其明倫堂及齋祭之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十五

室與夫庖湍庫廡願力未能觀厥成也師生朔望率
立荆棘中無鐘鼓之聲揖讓進退之節講貫絃誦之
事倚跛雜沓一揖而去安望其上下之循習而相勤
於道藝以爲古興學造士之雅化也哉所謂有廟而
無學迺於今見之已邑侯單公用是惻然以士之失
教自無學始春三月擇屋材四楹先致諸學宮將以
農隙而落成之盖日興朝以來未有之盛事也凡我
多士食公之德體公之意誠不可不竭蹶以共襄其
美方今稍稱有年銖積而寸累之或亦無難焉廟祀

於前學成於後爲完舉矣多士其

重修關王廟碑記

明 邑人王鳳竹

惟知者有以洞天下之機惟仁者有以全天下之德
惟勇者有以決天下之疑夫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觀
諸季世其克盡而無忝者其漢之前將軍關王矣乎
漢際桓靈瓜分雲擾權佞閔於上清議激於下狼貪
狐嘯虺螫鯨吞忠良陸沉奸雄割據黃巾乘之漢鼎
裂矣左將軍起自樓桑持顛扶傾奈寸土尺民皆無
所藉獨王與桓侯赤手而翼之如神龍飛騰於波澤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十六

之間無所緣而絕於地浸浸然有興復之望矣當時
非不有華歆張昭等輩也然俯首於曹權爲賊廝役
其視王之識帝胄於式微中者何如也非知高天下
者能之平昭烈南征下邳居守許昌入覲秉燭終宵
誅丑刺良歸身故主威振華夏義烈輝煌拒周瑜於
黃州走阿瞞於赤壁視夫徐晃鼓盜竊之術呂蒙弄
臧獲之計者三尺童子皆將吐去而不顧矣孰若王
之忠赤赫赫如日之行天也哉所謂仁眇天下者不
與王而誰與也荆州曉蹠捍蔽成都曾口前籌

授首取襄陽如拾芥擒于禁若探囊決策於兩陣之間伸威於百戰之後際大運之將集而逆權濟惡甘爲鷹犬乘間爲子求婚王叱之曰玉卽碎不可變其貞竹可焚不可毀其節義氣薄雲忠心指日至使諸葛瑾口噤而不敢言呂範頸縮而不敢仰卒之委身國命仗節吳庭視夫啗以不義之富貴者鮮不惑矣舍身取義非天下之犬勇而亥塞於天地者乎萬世而下景仰芳猷走卒旄倪皆欽義勇烈哉王之爲神也不其休哉唐之關東舊有王祠不知朔自何時僅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十七

見於元馮海粟一記至嘉靖乙未嘗一修之家君梨岡子携予肄業於中至今又三十餘年矣然上雨旁風時復飄洒日光月影入牖穿窓黽黽穴于垣墉鳩鷗巢於斗拱盖有不勝其感慨者矣及萬歷紀元幸封制策方以俸資托焚修邑大夫李公助俸金以佐之邑博薛君張君幕尹楊君皆勸相成事王之祠宇度煥然有完典矣余樂其成而舉奠於王祠又倚楚調爲詞三章俾後人歌以祠王云

重修城隍廟記

明王都邑人

嘉靖紀元乙卯高密西濰李公邦魁以癸丑進士爽
視唐山篆二月朔前之一日丙夜漏下三刻彷彿中
見無數吏卒跽而呼號以求庀厥明謁廟方闔重門
兩廡拉然有聲一時傾圮塵埃障天六曹塑像破碎
剝落無余公乃戾然曰夜夢之徵也其在茲乎因悉
其所以且曰境內耆民有可以任茲舉者乎祝廟羽
七張全賢李全器等合辭向曰道以人行業由緣起
苟有剏者孰不思興第恐明府未有成命耳公曰是
何傷哉且城隍之神載在祀典爲一邑司命况洪武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十八

初錫神封爵龍章琬琰鳳誥焜煌而植良鋤梗詰奸
輟貪之柄又諄復於厲祭之文亦惟神是屬莊誦之
餘毛豎汗栗雖明德恤祀吾知未能然表裡幽明希
神默相固予之竊有志者也乃謀於學翰司邑海春
周公尚賓鞏之龍泉董公輔遂首先捐俸縣尉嚴安
普泉蘓侯世爵以下如之乃托重於耆英祝天祚督
其事又以葉芝馬君左王盡已陳君仁相其成張桂
李桐等則又左右之者也於是取礪於山取鍛於冶
取木於林取甃於陶次第畢舉會天祚兄鳳石君天

保以司徒大夫出守上黨道經里 西 公 志

和謀哀金粟民望是先續用將成而西濰公以外難
去任石州龍巖張公洙繼履其任以終前功大小益
勸人心騰悅復令於天祚等曰我太祖皇帝神聖首
類智勇超倫統馭華夏百神受職錫神封章旁列庶
下甚非所以隆寵命之意也其立亭於前以昭景貺
非止用完厥美其恪共帝命固對越君父之心也神
與我而獨殊乎哉學翰許公儒等皆曰是教民以作
忠也休哉逖矣天祚等如命至是而報完焉以數計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三十九

之前廟四楹重簷如之寢廟如前廟之數而通以穿
廊焉左曹廡十三楹右曹廡如之甬路中屹以亭則
以貯國初之勅命者其儀門大門內之工作猶先君
子侍御府君之所記者以至厨漏庖爨各有其所金
碧炫日棟宇干霄視昔而加宏焉遡其經始於乙卯
三月朔日落成於己未五月二十一日其間出納詳
明弗避恩怨首尾五年自備食用無間於風雨寒暑
者則耆英張繼之課督也會西濰公以是舉宜有記
核以永厥成載筆之責於都是屬予謂人之精神與

天地陰陽相爲流通其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善惡吉凶各以類至况西濰公與神皆有民社之責者則夫雲蒸礎潤有開必先霜降鐘鳴聆嚶如在其見夢於西濰公者靈明颯爽無足怪矣都不敏颺於有衆亦曰神之監視於人也代天以宏化弼地以鬯猷欲人之公平以宅心敬慎以應事毀忠而裂孝者吾恫之弗爲也寡廉而鮮耻者吾病之弗爲也數倫而敗度者吾疾之弗爲也則自求多福心逸而日休者命自我立矣又奚俟神之譴責如厲祭文中之所指畫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四十

者而後興於善哉是何也福善禍淫天之道也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也外此若迷茫幻妄之說以恐駭愚夫愚婦而誑爲福田利益者是皆人世之膏肓蒸黎之簧鼓也何取於是乎緬維西濰公之明敏鎮靜龍龕公之忠實慈仁爲政不同而同於福民以侑於神者也嗣今而來者有考焉其永有辭於神人矣乎抑都自總角時常見神有殃及於頑嚚兇悍無禮者以明彰報應而森坊人心茲則神幾微妙非理之常而不可以懸斷者茲不敢贅

重建帝堯廟碑

明副使 宋儀望 江右

唐山故隸邢郡其西北有山隆起曰堯山山之巔舊爲堯廟相傳爲堯始封之國邑人思其德不能忘遂以名山且立廟祀焉然不詳始自何時元大德元統間俱加修葺學士赫經儒學提舉楊剛中俱述其事於碑入國朝來廟廢舉不常久之頓爲荒趾有司歲時致祭率無所瞻依嘉靖己未前兵憲南郡陳君大賓乃檄知縣梁需新之未果今年春閩人楊令大韶往視祀事慨然興懷視其山麓舊爲浮屠宅有點僧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四十一

釀民財建殿五楹其中令計度舊趾風雨漂急卽廟未可經久因廉僧所爲不法尋逐去遂卽其殿改爲帝廟凡椽桷瓦甃臺陛欄楯皆次第加葺將訖工令乃具事始末來報且乞文以示永久予旣諾其請遂以其冬按厯境上瞻視良久因深嘆楊令是舉有裨風教且足以慰邦人之思仍命稽考舊材加以重屋以便展錯左右爲碑亭前爲石坊表厥徽靈碑來者是式可謂備矣按史帝生於伊祁氏其地今恆山之西初封唐侯地里志亦云伊祁山堯母所居葬於慶

都慶都西曰唐今恆山唐縣是其始封不知與今唐山所稱何所摭據史又稱堯既受摯讓遂封摯於唐後舜封堯之裔仍稱唐國而唐山其嗣封耳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其言聖神皇王之事詳矣乃孔子序書斷自帝堯而五帝事不少概見豈非以帝昭明峻德法天授時及至倦勤之日遂舉大位讓之於舜若釋重負然譬之天生萬物四時相禪成功各退而曾不尸其功故孔子獨贊之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史臣亦贊之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其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四十二

神功盛德相推相讓循還無端莫容名說則史臣固難言之矣嗚呼茲固孔子之所深慕也哉予往按晉陽嘗謁帝廟徘徊不能去今復得謁帝於舊邦而致其尊崇瞻仰之意豈非予之深幸哉或謂唐小邑也祀帝不僭乎是不然禮爲社邑之長且尸祝俎豆之茲邑爲舊封於法得世祀又何僭故特考其由來併書於石碑後之嗣是土者並得考焉

唐山縣楊公遺愛祠記

陳登雲

邑人 史

今上御宇之五年爲丁丑時予筮仕鄢陵則數聞邑父母賢戊子讀禮於唐之山中時公以秩滿遷去十餘年矣邑士大夫及諸父老長者過予而頌公之賢不置予因得悉公所以治唐狀蓋唐故堯山地幅幘不能當中邑城堦之外生理鮮少室家寡所蓄藏丁郡以東捷徑北走燕南走梁淮輶軒使者徼卒而道其野月十數至民疲奔命而財竭於供邇年旱暵爲灾畝收不半菽督賦之令日下誅求其不逮重爲閭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四十三

左困其所需於拯濟之者視他邑爲何如楊公以關西名胄由隆慶戊辰恩選丞南樂時南樂令今廷尉吳止庵公器重之尋以高第擢知唐山自下車以來日詔邑人詢所疾苦而噢咻之晨昏馳驟心力劃其調停法不沾沾以爲惠居五年而邑大治井里安任負徒御諸傭日環行垆道間而民不知疲乘傳縣次續食者號接轂擊無不得意去而民不知費立催徵期約以次就入母令過而民不苦擾邑素不善間望訟牒直以理遣之不問贖而民不稱苛暇則

學宮以經義董策諸生而程其藝而士罔不彬彬好禮延縉紳士曲宛周洽靡不懽然奏情藉令以私干則不少馱馱徇所請而邑士紳心愛公已未嘗不悛且敬公其他捐俸佐急脫簪償直諸清操頌節未易擢髮數大都軼傍近邑而出乎其右先後使者廉得公賢各騰薦剡疏公名於朝人人以爲徵召可旦暮遇也無何以他邑失事故爲諸有氣力者所擠僅僅遷蜀中別駕去之日貧不能治裝邑人倦不舍曰安得終借我父母乎蓋攀遮而錯於途者紛如也予旣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四十四

得習公諸治邑狀邑父老長者又進予曰楊公大有造於吾唐若此吾唐人何能一日忘公請爲祠祀公余義諸父老指乃捐地庀材立祠以志唐人之愛屬予入都祠竟未成壬辰奉命按兩河便道過里里人祝琚等欲任厥事復以記屬予予因喟然有慨於今之守若令列諸郡邑者何限顧上焉者爬搔櫛剔鈞竒詭爲名高不則操術馭智摘發奸伏談者驚猶神明又不則養私交遊聲譽秦越其人民而莫之恤此其效豈不鼓動其監司及部使者稱首舉也乃縣官

一急材按籍登之無裨尺寸何者名實不相應故耳
公爲人樸茂而周慎忠信而明潔措諸政理本於根
心之形見以故云吾唐若而年而邑人思之如新至
欲追而俎豆之豈釣竒馭術養交遊譽者可同日語
哉遂不辭而樂爲之記公諱應丁明川其別號父前
大中丞別歷中外爲時名臣伯兄令臨城清正有中
丞風公以其稔聞於家訓友儀者試割於邑爲丞丞
善爲令令善今由別駕爲提舉蜀人稱之且無異口
固知唐祠不足以槩公云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四十五

唐山縣創立學田記

鄭宗周撰

文水人本
縣知縣

唐山盖古帝堯肇封故都維時洪荒甫闢文明之運
赫然與天地爲昭以故宅揆熙績若舜禹若稷契臯
陶輩莫不師師濟濟喜起一堂之上共襄郅隆迄今
頌二典遺書遠遡道學之傳其淵源實發於此明興
定鼎燕山唐爲畿內邑隸順德郡其俗敦厚矜氣節
有先民遺風且二百餘年沾濡聖化最近益深九茲
青衿之彥益勵志進修翩翩豎立猗歟盛哉第士也
業以天下爲任而伏處衡泌或不免有饑寒困頓之

公天縱竒傑 毅有

導窾 從而解恢恢乎有餘地也已

以德星照臨下土視篆唐邑先是唐之政因
二三狐鼠之奸耗蠹侵漁一切錢穀混淆不
出沒當事者遂以唐爲不可問公乃馳单
力搜剔不浹月而宿弊盡祛如燃犀一照水妖
見其形用是汰冗役省浮費賑饑勸農銳意
苟有利於公家不避勞怨而於興學育才之意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四十六

愨勲懇至每諭屬庠諸生曰士固以淡泊明志其
不亥短褐不完誰司師帥而令至是且士亦
焉而欲稽古以爲國家異日效實用不亦難乎
俸若干金會民有鬻田者擇其膏腴照民
共得二十四畝爲學田俾課歲之所入以
大事之不能自瞻者於是乎出君子曰
其溥哉屬邑學生陳誥者先注史南瀆
田五十畝共襄其 人之尊
也夫山 不

行者瞻堯巔而臨眺豈不亦儼然有羨墻之思且孔
岡競秀泚水揚清其間鍾地之靈光耀史冊者代不
乏人則唐固夙稱才藪頃者聖天子在宥恭默靜攝
天下可謂已治已安乃禹之水湯之早天心屢示仁
愛以申祐之而兩階千羽不無匪茹之釁或者且有
杞憂則今日之需才尤孔亟矣夫地之美善養禾而
樹人之效以世計爾諸士旣徼惠於公之厚德母寧
亦藉其所以養而後邁會風雲同升連茹以無負於
樹人之雅必且以堯舜之道致吾君爲聖明而都俞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四十七

賡歌恍若親遊舜禹稷契臯陶之庭後先揖遜與之
並美則是役也將海宇盡被則天之澤而道化翔洽
則唐之治雖與天俱無極可也豈惟一邑實受其福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其公作人之義也夫茲者簡書有命公將以琴鶴
寵蒞海康而積勛累伐藉重鼎鉉銘旂常而被管絃
敬拭目以俟矣周謏陋不文承乏茲土幸叨附公宇
下吏忻逢盛典欲唐之民若土世世守公之令德無
斲用勒石以誌不朽云公諱獻策別號鷺洲河南之

舞陽人

重建帝堯廟碑

國朝刑部尚書王士禎濟南人

康熙三十九年兒子啟沆令唐山四載矣以重建帝廟落成來問記於予予按唐山爲堯始封采地立廟祀之以慰邦人之思由來久遠典誠鉅也縣治之西北八里有山環峙曰宣霧曰堯山名異而山一也山旣一則巖巖是瞻盡爲帝靈陟降之地無在不可以立廟祀之廟向在堯山之巔歷代興廢靡常元延祐元統間俱加修葺明嘉靖丙寅邑令楊大韶移宣霧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四十八

江右宋君儀望爲文紀之今大佛殿卽其故趾遺碑在焉順治庚寅邑先達徐長善先生仍移廟於堯山歷年旣久風雨剝蝕日就傾圯山巔去村落數里上無水草竹木惟峭石嶙峋經年人跡罕至前政以祠宇殘廢春秋祀事皆附於學宮禮文雖具典甚不光沆蒞任之初登山謁廟唯見頽壁敗瓦梁棟榱桷盡供樵蘇卽愀然有修復之志年來吏事紛沓公檄旁午未遑舉也歲庚辰七月年穀順成幸免災侵謀妥神祀然視舊趾基山高路崎齋運石木水土其力較

平地百倍且乏人居守修之旋廢數年後復爲故墟
矣可勝惜哉爰集紳士耆老議改築於宣霧之麓卜
言允臧庀材鳩工一瓦一木一匠一夫悉捐貲購備
不擾民間構殿三楹高二十尺縱橫各三十二尺朱
扉丹堊鳥革翬飛陛墀方廣髣髴如殿基之數前戩
三扉以像都宮迄兩月而告成殿中設帝位左右兩
以舜禹配遵舊制也軒朗洞矚明目達聰雖無雕鏤
金飾之華竊效茅茨土堦之意自茲春秋告虔恪恭
將事神罔怨恫矣殿後爲資治書院面南山如屏左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四十九

右層巒疊嶂暖翠浮嵐與雲霞日星相輝映不啻文
象昭回魏煥成章時也俯眺泚流如環如玦奠高山
大川神禹之功在焉何非舜之重華協帝咨禹平治
水土以紹前而光後則帝之功德弗彰斯廟之洽祀
也不依然想見一堂咨警明良喜起之風乎傳曰夫
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茲海宇清
晏我

皇上六龍時邁問俗省方而柴望哀對之禮因之並
舉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惟神暨民其無弗豫悅

者矣予備員六 日侍清禁耳而目之者有年兒子
汭瘠邑小臣敬修祀典非敢曰克當 上意獲孚衆
志而邀神庥庶幾承訓服官修舉廢墜期無曠官云
爾雖然更有望焉讀劉潛夫堯廟詩云帝與天同大
天存帝亦存桑麻通絕徼簫鼓出深邨水至孤亭合
山居列岫尊尙餘土堦意樵牧踐籬籬後之官斯地
者時其修葺嚴其告戒有其舉之莫或廢焉勿使樵
牧踐籬籬而毀敗之則創始者不有厚幸哉庸紀其
修復緣起歲月之略俾鑿諸樂石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五十

唐邑志論

東魯孫纘漫艸

唐邑志何昉乎無昉乎爾何言乎無昉乎爾也唐自
波臣闡城後版葉漂沒遺文散落以是故無昉也夫
無昉而何以志也曰有故辟之闢疆爰經理之辟之
作室爰蕪茨之維彼疆域建置余撫而臨之者也維
彼田賦典禮余綜核而奉行之者也締搆之艱不遺
餘力固矣外是而年表列傳詩賦碑銘允藉邑紳張
諱 鵬翎王 諱 世儒劉 諱 炳以及子衿王恩浩祝浩徐
靖等博輯廣羅參訂讎校其中刪蕪歸簡編次就緒

猶夫聚腋成裘我則爲縫裳之女手大冶哀金我則效鑪錘之工人此余之不揣譎劣而謬爲操觚者也不否是則付之魯薛無文陔華闕義焉已矣然敘事之未副以考證者則何也蓋不敢昧一得之愚以示慎也亦曰余於此曾覃慮持籌而罔怠違云爾書成不禁蹶然喜而又惴惴乎懼抑何爲而喜懼交集也唐志蓋有三不朽焉有二難焉何云乎三不朽也山分大行之麓稽古帝堯誕登厥巔覺巍巍乎有則天之勢也何朽也崗又居山之岷大哉孔子停轍其間覺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五十一

可以小魯而並小天下也何朽也煙樹森鬱虎踞龍蟠時有五色瑞靄爲蓋爲屏則周世祖天子氣也又何朽也有此三不朽故喜也或曰世有存李唐之疑而囂囂致辨者而何以喜也曰無疑也亦無庸辨也春秋俎豆蓋在陶唐而非李唐也而又何以勿喜也何云乎二難也曰軍強民弱一難也今天下大一統矣銷什伍而編氓之旣奉檄歸民而又抗詞詭衛朝廷之法不足以繩跋扈是以難也地瘠糧重一難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彼何沃野我何沙鹵彼舉一羽

我舉百鈞雖有良耜不堪以供維正是又難也或曰
難則難矣爲司牧者其聽之乎抑謀所以 乎謀
之而卒不得變故難也然所喜者唐之故然者也所
懼者唐之將然而未有底止者也久之二難不祛則
百難叢滋將雍穆之風漸而偷薄禮教之化淪爲茂
草吾恐帝里之奧區亦萎靡於銅駝之荆榛矣烏乎
喜亦惟有惴惴祇懼焉已也天下事知其難則無難
而余則知之而卒難之不得已以治唐之苦心激而
爲論志之讜言豈無切世道之慮者憫余之言因以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五十二

成余之志則亦庶幾其無難之一望也

宣務山考

周乃大

唐山爲放勳舊宅所遺應多古蹟縣志陋甚檢之輒
以爲憾城北有宣務山屹然爲一邑之鎮頃閱王漁
洋先生詩話內一條云馬彘贈韓定辭詩別後巔愁
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按南齊顏之推家訓云柏
人城東北有孤山鬪駟九州志謂卽大麓世俗呼爲
宣務山余嘗爲趙州佐同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
內碑碑是漢桓帝時邑令徐整所立銘云上有巔愁

山王喬所仙巘字遂無所出愁字依諸字書卽旄邱之旄也入鄴爲魏收道之收大嘉歎其作趙州莊嚴寺碑曰巘務之精謂此也定辭卽忠獻公琦之曾祖云云夫唐山在古爲柏人世所共知若據九州志則大麓弗迷堯之所以試舜也當日君臣授受之不易天人契合之綦深寫其流風猶動億禩之景慕焉若據徐整碑銘則子晉飛昇之地也敝屣富貴抗志煙霞隨羨門赤松之屬不知幾厯春秋然後翩然凌霄列名仙籍迄今松聲竹韻間恍惚聞緱嶺之笙焉二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五十三

者皆足爲茲山重何以千餘年來習俗尙仍宣務之名也

順德府唐山縣學貢士題名記

鄉貢
進士冀進 撰文

國朝定鼎金陵首令天下建學其在邑庠有三年一舉者曰科有二年一舉者曰貢旁求俊彥之途雖云不一拔之於學校而致之於用則惟茲二者而已然科猶取其一時之長而貢則薦其累歲之積科雖取其德藝之精純學問之該博而貢非德器之老成才猷之練達者不能與也當其在學宮也有祿食以廩之有經書以業之有師儒以教之有憲臣以課之進之於 大廷則 天子考其業升之於太學則大司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五十四

成之其德伸於久屈之中用於既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登於持滿之未由此出者又往往擢高科登甲第否則亦皆陟華躋要與科第之士並用而養之者且深於科第焉故學宮中多刻石以永其姓氏者良是也而唐山獨乏之正德戊寅春山右洪洞 張公以老成練達之才尹是邦視篆以來每惓惓於士類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修洎學勸課之餘謂學校乃多士出身之地不可無石以記之遂謀諸僚窳僉曰俞誠曠舉也微公不足以此迺自洪武庚戌

迄正德己卯上下百五十年間凡出處之先後官秩之崇卑與夫未仕而家居者總若干人命工伐石顯書深刻於明倫堂之右以垂不朽示將來與科第題名碑東西對峙焉以見出處之同也乃託致仕王公雄趙公舉致禮幣徵愚文以記之愚惟人才之出而爲世用類非一途求其與科第之名相等而爲時所取重者孰有過於是於是可記也雖然實者名之主名者實之賓有其實而享其名者人也而非石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石也而非人也石也而非人也不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五十五

有負於邑侯張公之意耶噫前輩遠矣不可及矣今之登斯石與將來尙當益加策勵以登科第建偉績揚休光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卓然名世與隆古大臣聯鑣並轡而光耀簡冊則張公興學作人之功愈大愈遠而斯不亦托之不朽也

正德十四年仲冬吉旦立

唐山縣儒學科第題名記

太學馬健撰文

題名者何所以紀邑庠先捷科第以躋顯榮之人也以石何以垂之不朽以風示於無窮也且今州縣之政率以教化爲迂闊而君子乃有是舉焉蓋將使後之人游歌於斯見其石仰聖人指而相謂曰某也登某第及某科某也拜某官敬某事某也賢有光於學校而某或否也吾不可以不思齊也吾不可以不內省也然則題科第姓名而以碑者非特顯揚先進實以嘉惠後學也振勵作興之方於是乎在豈細故哉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五十六

矧唐山爲神堯故都今隸 聖明畿甸堯峰峙於北
泝流環於南西阻太行東連漳水地靈人傑自古已
然而今日棫樸菁莪之化最所先被且土厚民淳俗
崇禮教士生於此者德行文藝信非他邦不可及粵
自 國初以來科第之英項背相望昔年先登者二
人聯壁間亦有之繼而至於三其間穎拔而出者且
連捷春官矣今養銳學宮之士英英然揚眉吐氣固
將繼續而益大也噫亦盛矣縣尹洪洞張公以廉介
之守通敏之才承 上命宰是邑下車甫朞年政通

人和百廢俱舉而興學造士尤加之意蓋其志之高
識之遠有非當時之俗吏之可及者一旦毅然曰某
欲獎進後來非題名學宮以光昭前烈不可也獨病
夫列郡之爲此者或書於壁或榜於木非永圖也乃
捐俸資若干命工礪石樹碑於明倫堂東則諸科第
氏名西則諸貢士氏名已仕者並注其職銜未仕虛
其下俟其既仕而續刻之因謀諸蓮幕周公文玉教
諭趙公琦司訓盧公經鄭公端意亦堯協迺自洪武
己酉迄正德丙子皆書之又虛於下以俟不一之書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五十七

匪俟之賢不乾沒於簿書而獨加意於教化昌有是
舉然則諸賢之登名於先者何幸而藉公之義舉以
垂芳名於無窮繼登於後者又何幸而藉公之振作
以匹前休於有永愚嘗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
何其缺典於昔而盛舉於今以俟於無窮耶題名碑
之建信非偶然者矣今而後爲邑庠弟子者覩諸公
姓字仰止高風惕然自勵視其賢以爲勸視其否以
爲戒必如昔人所謂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罔
俾諸賢專美於前使後之師今亦猶今之師昔斯不

負君侯立石學宮顯書深刻之盛意矣君侯諱天祿
字代耕素菴其別號焉

正德十四年仲冬吉且立

重修樂善寺碑記

明進士 王密 邑人

人性皆善復之者必有所觀感而後可以興起也然於其中又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去其偏以就其全斯善矣夫自太極之有動靜而天地萬物皆本之以化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其大較也蓋自三皇五帝三王靜極而動罔不利而民性物生皆遂夫動靜循環之本然焉嗣是而大樸既散賦性偏駁長人者又無道以易之靜而無動者若瓢瓜動而無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五十九

靜者若弄瓦靜固無益於事而動反有害於事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而靜則死木槁灰與世浮沈然是知偏於靜者固當矯之以動偏於動者又當矯之以靜也我太祖高皇帝秉幹旋之符運動靜之機自一心推之萬物自宮帷放諸四海闔闢往來未嘗有一息之或停也列聖聿修厥德守而不失百五十年以來而民物囿於其間者皆不紛擾凝滯安享夫樂壽之願有以也邇者隆平壽官候瓚盛世之逸民夙育於動靜鼓舞之中者也往年上父母下妻子竭力

耕田而養之終歲勤動無或怠違時輸賦稅以給供
上而且訓子以義方焉故或輸粟拜散官則長子候
奉也領命司民牧則仲子候卿也入太學而籍天部
則孫子候憲章候宗道也其餘自食其力而勤勞本
業者厯厯可數噫嘻旣動矣壽官今年八十有奇動
極而思復入於靜也寂心存養謝絕世態而猶不敢
自是思欲見夫古之好靜者而效法之使不至於遺
忘也於是獨取夫釋之所謂佛者肖其像而觀感之
自將有所興起以至於靜而濟夫動之偏也使琢石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六十

成胎塗泥成形而金璧五彩以爲顏貌衣紋之變幻
面目機發森列滿前有釋迦有菩薩有十八羅漢有
十二圓覺命號不同大抵皆好靜之善人也官進而
仰之退而思之寢食行止旦夕之間庶幾由動而靜
濟其偏以復其性之善乎然是寓也鄉曰西霍寺名
樂善實吾叔祖諱曜創始於前而吾父諱鎮吾叔諱
強增修而開大之亦取其靜以爲歲時嵩呼圖而適
值壽官愛其靜而捐貲以助之以祈夫所謂靜者其
意頗合迺容受焉經始於正德丙子而動以萬計落

成於嘉靖壬午亦將完美而歸於靜也用刻石以誌
夫靜又以爲後世弊於動者告予不憚夫動而揮筆
以成文亦將主於靜用假石以示夫不移又從而銘
之銘曰 無極太極渾淪默涵動靜終始微露機緘
乾道用清坤道用凝陰陽妙合萬物有形曰皇帝
王繼天立極位育中和千載仰德季世衰微形色
偏僻靜而無用動而無體大明中天聖神秉乾用
靜用動陰陽斡旋昭代徽猷世德作求民物歸極
弗剛弗柔有如候氏天地蜉游編氓盛世永沐咸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六十一

休若動有偏祈靜斯全取石爲準復培性天丐父
與叔仰庇厥祖肖像攸甯以快厥覩堯山屹屹泝
水湯湯皇圖億兆樂壽無疆

重修唐山縣學記

祭趙永
酒

山右洪洞張天祿拜順德唐山尹始下車閱學宮敝且陋惻然欲新而未果暨三載政通民和進諸生謀曰鼎新斯學余之職也然經營之費孔大今欲設素王餘惠於明倫堂以勸士夫可乎諸生皆曰可遂推俸金以爲倡人咸效之因得請於當道乃始事以大成殿廟貌卑隘達其壅蔽易其敝陋正其位向東西延八楹南北袤四楹舊規頓革東廡十六楹致仕丞王雄自爲之西廡十六楹致仕簿趙舉自爲之明倫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六十二

堂四楹監生侯正衛朝用共爲之餘如翼於堂之兩旁者各四楹東西齋各四楹列兩齋之下爲號房各十六楹堂之南爲門屏者亦四楹屏之傍榜以石刻左曰義路右曰禮門屏之南東西對峙二門左匾育英右匾射圃者各四楹堂之東爲神庫神廚文昌祠堂之西爲觀德亭楹皆如堂之數而差小殿之前爲大成門最前爲文廟門門之東爲儒學門各四楹環以重墉又百餘堵門之南東豎興賢坊西豎育才坊對豎於南者泮池坊池之中甃以石池之外繚以垣

聖賢肖像服冕玉藻儀容大備丹朱其彝器薦以牲
牢聖白其堂宇以業講誦巍然煥然光彩奪目凡百
財用之費皆侯自爲之所教護屬工典史周文玉繼
之者訓術李達也邑庠教諭趙琦訓導盧經鄭瑞謀
諸弟子員以侯之功不可忘也乃遣書幣於京師時
邑人馬生健登太學館余家塾爲西賓請余言以爲
記余時公事方殷不暇爲次年冬馬生竣事告歸請
益勤乃爲記之夫今之縣令往往以簿書期會爲急
而學校之教漫不加意如張唐山者特垂意於絃歌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六十三

俎豆間可謂知所先務諸生遊歌於斯其當篤志力
學無負於所教業乎文必求乎實崇乎本不徒乎未
立忠孝之節養剛大之氣不徒躡取時階以爲假借
之具則學校爲有光也諸生勉乎哉若張唐山之善
則邑之人已建祠學宮之傍祀之矣不必備錄而可
知也并書畀之以垂於後

重建唐山明倫堂引

進士 徐養元 邑人

嘗讀王荆公繁昌學記曰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由是觀之則學也者所以爲民之俊秀者羣萃州處習道藝於其中而天下國家人材之所自出自孔子而前皆有先師先聖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六十四

漢唐而降始專廟事孔子是學所俎豆不忘而興起教化之本非卽以孔子廟爲學也明矣唐山舊亦有學自戊子大水後淪喪殆盡余嘗倡諸士而修之凡十一年於茲然廟貌粗具而已其明倫堂及齋祭之室與夫庖湍庫廩顧力未能觀厥成也師生朔望率立荆棘中無鐘鼓之聲揖讓進退之節講貫絃誦之事倚跛雜沓一揖而去安望其上下之循習而相勤於道藝以爲古興學造士之雅化也哉所謂有廟而無學迺於今見之已邑侯單公用是惻然以士之失

教自無學始春三月擇屋材四楹先致諸學宮將以
農隙而落成之蓋自興朝以來未有之盛事也凡我
多士食公之德體公之意誠不可不竭蹶以共襄其
美方今稍稱有年銖積而寸累之或亦無難焉廟祀
於前學成於後爲完舉矣多士其來相議如左

宣霧山三天閣告成松筠麓日中樓次第鼎建

碑記

清山左孫

續本縣知縣

宣霧之巔未有閣也有之自問源始閣之以三天名
者 趙文暢言之余不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六十五

復贅也是役也肇自問源先生而成於余與孟廣文
余兩人踵事增華良以愚夫愚婦之齋沐而來者悉
目付之山靈雖一錙一銖無弗化爲梓材陶冶丹漆
所以事日起而大有功茲閣事告峻方可半畝高踰
十尋其簷阿飛宕棟牖精琢敷色設采之富艷而焜
耀猶爲几有閣者之所同獨至枕部襟瘦與大行諸
勝槩參差鼎峙而一泓秋水環繞潒洛日滙注於大
陸之澤故時出空翠之靈氣與喬皇之瑞雲日拱護
於朱簾畫角之間則此閣洵天半瓊葢非復人間物

色矣至於準提院之舊蹟則山所有也顏之以松筠日中則由余相度夕陽向背之宜睇瞻烟樹迷離之際故地卜於幽棲而義取於嚮明謂與三天相表裏度幾近之此又問源之所未嘗有而余意中之所不能無者也雖然余不敏其於事神也因民之敬而敬之願殫其力而非媚其於治民也藉神之教而教之願大其制而非誇進而求之尤有其本焉者存民謠不云乎彼洪之波民其漁彼禾之赤民其饑疇爲康我居疇爲餉我粟疇爲穀我士女疇爲祀我田祖吹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六十六

土笙而鳴嗚嗚蓋爲撫君金公星軺宿野澹菑蠲租者咏之也其低徊不能已者尤爲憲臺孔公仁心爲質與夫守巡郡牧交相贊助以有成也余今日得安坐而理事神治民之業敢忘所自來哉因盥薰百拜而著之貞珉以垂不朽焉

增修縣衙紀畧

清孫纘
山人本
縣知縣

栢仁城廓狹隘土壤磽鹵風俗褊嗇至若縣衙之因陋就簡零落凋卸求一長吏退怠偃仰之所而不

矣余丁

正值

金 床蛩風露逼人不禁愀然曰曾是席未暇煖遂興土木之役以勞民可乎因而捐囊金以庀材調家傭以鳩工總不動唐民一手足之烈而主樓三楹側舍六間巍然鼎建真不啻空中營砌雲外飛來也顏之以飛來居庶其似之堂左庫樓已化土壘堂右荒園舊稱馬肆詢其由來蓋三十年付之荆榛矣於是出否修廢棟宇穹窿圍以堞墻壯其門基帑藏所由鞏固也闢菜蕘原肇厥土功東西拱立天閑翼翼牧政所由宏開也借關廟之故址而崇飭改觀者以妥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六十七

馬祖也廟西之公廈三間踈櫺爲楹者以收錢穀也凡此皆昔所未有而於今爲勑者也至葺補公廨更易門制

駕閣賓館之次第就理規模具舉而落成一新或助我以磚石或勞我以羔酒者孟廣文諱振兆張宦諱鵬翎祝生浩商人王者興段永年高棲鳳以及捕衙王文忠其人也其時左右相度珍惜乎竹頭木屑成就我不勞民傷財之實者義民郭鼎鎮庫書祝金玗其人也後之人追予締構之艱而並以念及節省之

今日鐫石之意云爾

資治書院紀畧

趙漁邑人

源氏少年讀書於此風雨不蔽時奇貧卽有廣

書院庇盡天下寒士之願迄成而題之曰資治

盖以書院者講學之所也明則學術正學術正

則政事達政事達則君民民安則祚運長是不

止資一邑一世之治實以資天下萬世之治也然媳

工庀材所費百倍於平地有問源所出者有問源蒙

父母公祖恤私而置諸公者未嘗偶動官民一錢力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六十八

成素志不可不謂苦心矣後之君子不誤以爲官民之物而廢之則問源之書院卽後之君子之庇盡天下寒士矣畧紀於石以寄厚望之意

重修光武廟記

歲進士 許繼訓 撰
文
邑人

幼謁漢世祖光武皇帝祠考之碑記不得其詳竊嘗疑之蓋以帝之獲祠於唐民必有深入乎唐民者唐民之立祠於帝必有不忘於帝者今讀史而得其概矣帝先以大司馬持節渡河北徇燕趙適至薊中而劉接兵起帝遂趣駕南轅晨夜兼行蒙犯霜雪甚至僞稱郎使冀食傳合帝之顛連困阨於河朔者亦屢矣然所歷之處無不有車轍馬跡焉若下博之老人祠饒陽之蕪萋亭迄今猶傳其事於不衰帝之稅駕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六十九

於茲土豈無確然可紀之實乎方王郎割據邯鄲遣其將李育以屯柏人柏人之望帝如望歲焉斯時帝方遑惑莫知所之幸天誘其衷任光以兵會邳彤以郡降四方響應豪傑雲集聲勢於以復振散卒於以復合帝乃秣馬厲兵乘勝攻討將伐邯鄲過柏人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爲育所破亡失輜重世祖聞之怒悉其甲兵軍於郭門連戰破之所失輜重盡獲李育逃遁堅安下帝故徘徊於此鎮撫其流離安集其人民後後來蘇之慶已先見於堯山泝水間矣由是略

廣阿圍鉅鹿拔邯鄲斬王郎趙地於是悉平焉迨其
後大勲既集卽位鄙高上應天命下順人心承正統
復祖業皆自柏人之一戰基之以此知帝之施德行
仁自柏人始而柏人之謳思不忘非此故歟是以祠
之壞也有時而祠之修也無旣前此者無論矣今茲
之舉更有什佰於尋常者其工堅以固其材美以完
規模堂皇形勢巍峩不儼然宮闕之在望也哉入其
廟登其堂見帝之恭已南面而一時從龍之士或自
嶽降或爲列星濟濟蹒蹒分列其旁恍乎如遇漢廷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七十

君臣明良相得之會焉予不禁懷古情深因嘆帝德
及人之遠而秉彝之在人心者千古不泯也功成本
鄉諸生孟爾讀予門下士也乞言於予問首事者誰
曰孟公加祿也誰與贊襄之曰鄉之衆善士也是以
記

重修學宮告成碑記

知縣 孫 纘

文章關乎氣運自古重之顧學術之污隆士習之醇疵無不於根本之地醞釀而出所謂學宮是也聿考辟雍陳書橋門講藝聚山川秀傑之倫而約以尚齒執經之業以陶以泳思樂苓藻是考是擊於論鼓鐘將見盛治殷流而風軌卓越也否則茂草歌而佻闐貽譏俎豆闕而異端爭鳴興廢之際感慨繫之矣唐畿南斗城耳上應昴宿之精而且泝水東注環抱而潏洄於象得易之萃堯峰孔崗聳巒疊翠以煥發奎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七十一

壁之靈秘於象得易之賁學制之規模閎廠基趾鞏昌大成明倫之鼎建不拔於象得易之大壯恢恢乎洵人文之淵藪而名教之奧區也奈何門屏嚮離而滯沕泮沼偃錯而顛覆周圍之頽垣破壁沈埋於寒煙衰草間一望蕪迷而靈氣幾於不收詢之耆老咸謂在昔徐長善先生修繕堂楹 竟之緒年來鼠剝鳥穿風雨零墜以至於斯也余與孟廣文愀然憂之出貲鳩工凡歷幾歲月次第補葺但見坊表流丹石磴璘珣者櫺星門也雕欄穹砌瀟照晴瀾者蛾眉池

也至若禮門義路數仞宮牆翻然百堵如削而暉翟
增美於焉祭蔡鼓篋非復前日之鄙僿樸略矣壬子
武闈癸丑南宮槩順郡之譽髦獲雋者僅二人而皆
出自吾邑可不謂地靈人傑之明驗歟不特是也唐
俗素稱愿謹或不免跣弛芻駕之輩近皆恪守懿桀
之中敦敏修來之業士風爲之丕變嗣是應賓王之
典選書升之彥定當讓我唐士怒馬獨先鶴唳空羣
也而余更有進焉育德羞耆以昭同風果能入而切
仰止覩其衣裳彝器其慕善也如登其範圍大道也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七十二

如固圉浣厥心與類泚比潔置乃躬與聖域並峻將
見農慤賈侗老恬少嬉襪褻盡成衿佩黌黌融於樽
俎裔皇哉其陶唐氏之遺與兩人締構之勲劬庶幾
藉手以告成功多士勉乎哉

大清康熙十有三年歲次甲寅桂秋上浣穀旦

趙公林碑記

癸卯科楊 瀆 邑人
選貢士

環唐皆沙獨城東一面差堪耕種耳其餘白沙瀰漫約八九里無禾稼故邑民多無業而貧苦特甚康熙初潮城 孫公來爲是邑始言於上除免沙壓錢糧八十四頃有餘民困少蘇然其無業如故也七十年來賢父母不知凡幾率皆咨嗟浩嘆終莫知其計之出而爲之所雍正六年汶水 趙公至巡視閭閻求民之莫謂附郭良田廢爲不毛民何以生時邑多故公蓋心籌之未及爲也旣而興廢起弊謀教謀養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七十三

百務粗舉乃詳請上臺極言種樹之利巡農 舒公首是公議卽爲具題奉 聖旨許令附近居民栽種樹木並各省所有廢地亦許如唐山例 公乃出示曉諭令民量占率其屬日行風沙中籍其坐落畝數督民栽種獎勤警惰禁其樵採亦謂行之三年而材木不可勝用積諸此矣時雍正九年春也至明年五月而 公以他事解組去民不忘 公之甚撫榆柳直甘棠惜之栽之愈衆滋培彌勤今環視四郊青葱滿目 公之志於是乎成矣其在春夏之交桃雨

柳煙相映如繪而鶯歌蟬吟又縹緲於雲樹迷離間
牧豎由由桑者閒閒則武陵桃源不必遠在天外也
而自秋徂冬取其材落其實丁然聲滿林皋而邑之
中靄靄馥馥數百家煙火相望大不似昔日之塵沙
障天竈寒灰冷也況由此而材木成果實出俯仰之
需可半取諸此是無用之廢地轉爲資生之美產也
則栽種一事 公之惠吾民豈少少小補已哉全恐
其久而湮也謀諸同志布告鄉鄰立碑紀實使後之
人食其德而知所由來亦使後之人治茲土者覩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七十四

公之勤繼公公之政踵事增高則吾民之蒙休益永
永無替矣 公諱杲字海曙山左汶上人蒞唐五載
大政滋多余旣別爲始末紀述附諸邑乘茲故不復
贅云

乾隆二年歲次丁巳閏九月穀旦闔邑士民公立

增修文廟碑記

在櫺星門外
忠義祠前

教 戈 鈇

記曰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文廟之制所由昉也嗣是以降郡縣制遵京師莫不有學卽莫不立廟然非其人則鮮能日新而不敝其人維何主之者守令司之者教官也守令兼司而權重教官分司而責專非守令則不能修非教官則無以守廟之興廢職由乎此唐山藁爾邑文廟頽廢久矣幸遇賢邑侯新之經始者山東趙公興功者江南趙公也殿廡祠亭堂齋庖庫以次修整簡樸堅固厥制適中但大綱旣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七十五

張全禮未密殿臺圯頽泮池破漏星門傾側外泮塞淤且忠義祠建於櫺星門之內背向南向體統殊有未協自鈇莅任以來邑侯顧公慨然有補缺增美之志乾隆二十年砌築泮池鑿井引水植荷養魚二十一年修櫺星門二十二年移忠義祠於東壁而於西壁建進修齋二楹以配之二十六年重修月臺二十七年顧公致仕鈕公署任亦捐銀以修殿臺及宮公到任又議捐銀挑濬外泮鈇亦補葺牆垣芟除草穢前後植柏槐七十餘株於是規模整齊內外潔淨佳

樹充庭活水盈沼游魚耀彩荷芰飄香而廟制然後
全備要之非二趙公肇其端顧鈕二公增其美宮公
收其成亦何以致哉鈗及同寅刁公陳公李公等屢
年來非經理微勞而職卑力薄不敢居其功也諸生
樂觀厥成僉請刊石以誌五公之績爰順衆情而爲
記前趙公汶上縣人諱杲後趙公宛陵人諱必詵顧
公貴州清平縣人甲辰科舉人諱廷璠鈕公江蘇元
和縣人副榜諱翰成宮公鑲黃旗滿洲人辛酉科舉
人諱德其餘紳衿商民捐銀助修者並勒碑陰以垂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七十六

不朽

昔乾隆二十八年九月浣日之吉

重修唐山縣學記

順德府 陳法 撰文
知府

凡治莫不敝於俗而變俗存乎其人因循而不知變與以不變爲順俗而干譽者皆怠於治而廢其職者也噫宜其敝也雍正八年予守順德諸邑中惟廣宗與唐山最爲瘠薄其士皆謹節而尙義其民皆愿慤而畏犯法所謂瘠土之民非耶乃廣宗則通邑無一淫祠而唐山則浮屠老子之宮遍村舍男女朔望奔走膜拜歲時祭賽無虛月焉非其性然也邑西北隅有宣務山每歲夏初四方之人雲集謁禱風遂濡染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七十七

一邑靡然愚民捐貲崇殿閣飾金碧演劇張供窮日夜相徵逐由是逋賦多至二萬金民日益窮淫祠日益增而聖人之宮鞠爲茂草矣汶上趙君杲爲邑令察知其由一切禁止又時循行閭里聚耆艾反覆譬曉民俗漸移二年而逋賦清因捐已貲伐公材倡率邑人興修學宮未竣以事去官今宛陵趙君必詵實繼其後凡所以導民維俗者一如前趙君之爲民安其教政行事時不忍前工之未究也謀於邑之人士出俸錢爲倡咸願飲助費千餘金鳩工庀材趨赴恐

後事因以集夫以唐民之迷惑沒溺於浮屠氏之說
之人慮其驟更之難乃二君者或倡於前或和於後
至出其私錢以爲吾之所欲爲而無所吝惜抑獨何
哉夫吾聖人之教服田力穡事親敬長如布帛菽粟
不可一日而離浮屠氏之說一切反之而民或棄此
而從彼者惑於禍福果報之妄耳然倒廩傾箠以自
邀福悔罪於牛鬼蛇神之前而其究也如係風捕影
無纖毫之益而所損已多雖至愚之人亦必疑以爲
誕奪其所恃決其所疑導之以其所固有而曉之以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七十八

其所必無則民之從之也不待終日矣二君之於唐
民是也然則謂俗之必不可變豈理也哉唐之學重
修於國初歲久傾圯殆盡前趙君於雍正十年建兩
廡戟門明倫堂若干楹又三年今趙君乃廓崇聖祠
增其舊制新建大成殿及敬一亭繚以周垣宏敞深
邃整齊完善廟貌之嚴肅由一郡矣董子曰守令者
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天子新卽位崇儒
術宏教化甄別二氏之徒毋俾蔓延而趙君於此時
崇飾學宮宣 意示民標準祖前趙君之所爲更

爲動合機宜可謂能舉其職矣子守郡時見其經始
今奉 適及其考成因趙君之請故樂書之以爲
有位者勸郡縣之吏嘗數更而良有司不長有士爲
民首故野有君子而鄙俗化南豐之言曰使一人之
行修移之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鄉鄰親族則一縣
之風俗成人才出矣然則登聖人堂服聖人之教觀
感興起誦說循習於以風曉齊民堅其趨向正俗維
風使無忘賢令長之德意亦士君子之責也夫此余
於唐之人士亦不能無厚望焉

修聖壽寺碑

曹敏

地名南婁曰古刹石佛寺沓肇於梁天監八年戊子正殿成先是元魏世宗遣侍臣趙邕遍擇天下名山大川凡可以建梵宇沓有司以聞唐山南婁鄉舊有石佛金身十丈古松如龍蟠沓數對斷碑夜立如峰橋不沒水古婁日墜影見夜月郵亭影印佛前舊殿鈴鐸煨燼子夜鏗金夏玉可聽且河水繞寺如帶以此建造未幾而兵燹相繼此寺實魏世宗永平二年勅也迨周太祖北歸故鄉適初度辰過此改爲聖壽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八十

寺然盛景入目徘徊久之復榜八景之名其一佛光互天其二松蟠龍鬪其三仆碑雲峰其四水泛橋峻其五南樓晚照其六郵亭朝佛其七風送鈴聲其八河水如帶志欲重修卽位未久不果迨大元致和元年帝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於帝師鄉人好善者承風重建迺能因舊成新凡殿宇八景燦然可觀元大學士王磐過南婁題詩云八景崢嶸鍾盛概四圍秀麗自雄英府誌炳然足徵賜進士第南婁人臨溪曹敏撰文鄉進士南婁人環溪武臣篆額

增修城隍廟碑記

海甯州 吳熾昌
生員

蓋聞聰明正直允宜廟貌千秋巍煥堂皇用報英靈
百代極神功之不測永庇夫赤子蒼生發雲構於自
然恆奠乎朱門丹陛是應勒翠珉而不敝標青鎖以
長新者也維我唐邑 顯佑伯城隍尊神功超八蜡
之先德洽萬民之望樹神槐以障岸砥定全河統羅
魁以護我又安四境凡隸帡幪之下咸歸怙冒之中
是以紫蓋青旂二三月丁男忭舞黃童白叟十五社
甲帳恭迎既有崇報之誠豈無輸將之助茲因丹青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八十一

歲久霜露年侵棟幹庸庖來廂彫剝遂致皇古之宮
將圯姬王之寢其隕高臺岌以臨危繚 犖而不直
苔侵玉座雨壞寶衣仰瞻則頓失莊嚴觸境而徒增
忉怛時值關中徐明府來權斯邑慨然曰余職司守
土恧然於心爰出俸金以倡善信但旣修須到獨力
難支而有善同歸衆擎易舉迺命諸董事募之間里
以廣檀施俾得鳩工庀材凝土度木經始於辛丑五
月廿六日功竣於八月念五日丹心丙照黎首子來
干手同興九旬告蕝於是璇題映日展鳳翅以呈輝

翠瓦排雲化龍鱗而飛動冕旒肅穆寶光騰大象之
輝儀衛森羅霞彩煥侍從之體豈僅炷香得鼎舞彩
有臺而已哉爾紳民廣種福田直獲豐亨之報修明
心地永享安謐之庥矣是爲記

丹邑人拔貢賈天球書

大清道光二十二年歲次壬寅二月穀旦

重修唐山縣學宮碑記

唐山縣學宮自康熙年間重修後越百餘載未經葺治余自道光戊申十一月履任此邦甫下車釋菜先師敬瞻宮殿及東西兩廡歷歲既久漸就傾頽卽思偕邑人士庀材鳩工爲垂遠計適當歲歉未遑興役幸連年豐稔四境安恬博士弟子彬彬嚮學因商

及建常
劉恪庵

二廣文共舉董事互謀勸輸購值木石擇期

經始修建

大成殿及東西兩廡戟門櫺星門敬一

亭明倫堂余卽於癸丑正月筵請城鄉紳士及在學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八十三

諸生僉議工鉅費繁估需兩千餘金方足以資藏事余先與二廣文少尉城守營泐倡捐嗣復筵請舖商並城鄉紳董募捐若干以及在學諸生允議按地出貲亦各願樂從會計出納遴學中端人司之擇吉三年仲春八日動工越三月之久大成殿告竣卽欲繼修西廡而是年八月大雨不止七月間風雨連縣四境田禾被淹兼之八月杪逆匪由臨洺關北竄任縣隆平柏鄉相繼失守而唐邑與三縣毗連各村士民驚惶失措因而停工茲不得不先將捐數姓名及

城鄉紳董各商人等伐石勒名其餘各工俟逆氛平
靖年歲豐登再行補修以待將來當事行見廟貌輝
煌數仞仰宮牆之峻更 藝林薈蔚多士追棫樸之
隆邑人士應快事經營惟樂成效敬書數語於前只
爲一心未盡祇列捐輸於後須知萬目皆明此敘文
林郎知唐山縣事加十級紀錄十次東魯周鳴鳳撰
文道光乙酉科選拔貢生候補復設教諭邑人賈天
球書丹

大清咸豐四年歲次甲寅季冬月上浣吉旦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八十四

重修城隍廟碑記

唐邑城隍廟自道光辛丑重修十有餘載以來宛然如新也及咸豐癸丑七八月之間霪雨異常廟之四面俱水深數尺甚至自廟前以至縣署幾可行舟者兩月餘浸灌日久民房倒塌無數無何而曹廡將圯矣戲房其頽矣繚 犖而不直高臺次而無華矣因是年秋禾被淹兼以逆匪之亂未卽興工越歲幸歲豐稔賊氛平靖廟祝遂邀衆社首公議計修約得八十金前所存之三十餘金用之計工則不敷復勸募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八十五

在城紳商隨心捐輸綜計三千餘金自六月初旬經始至九月旣望落成歷日有餘日之久而庀材鳩工全計出納惟邵君廷傑盧君煥之力居多工竣屬余爲文以記之余伏思 城隍之神爲一邑司命非特蒼黔之綏輯年穀之順成實嘉賴之卽捍大灾禦大患咸憑其幽贊也於焉伯以爵之顯佑以號之其名甚重其職甚尊故其靈應爲甚著其在前崇禎年間晉寇猖獗距唐邑僅三四千里危在旦夕因請命於神三卜三吉 城之人乃轉憂爲喜變危爲安前人

靈應之記已較然矣迨 國朝咸豐三年八月杪長

髮賊自臨洛關北竄由任縣而北以侵唐邑之南鄙

如景福南旺店牛羊等村甫入境卽東奔而至於隆平次日由隆

平而西復入於唐邑之東鄉如東河富莊瀟莊等村離城二三

里許旋渡河而北竄於柏鄉所過城池多被蹂躪而

唐邑與三縣毗連且當南北孔道之衝特免於兵燹

者亦賴神默佑之力也且禱雨則甘霖降祝水則懷

襄平神之靈應丕著儻祠宇傾頽豈妥厥靈 乎茲

則首將東西兩廡易圯以新餘亦暨茨丹臚次第修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八十六

理且於兩廡之壁增繪十八重地獄形像足見冥冥之中彰瘴不爽使人一觸目則毛豎汗栗而興爲善去惡之心將所正人心而端風化者胥視此也豈特牆垣就理樓臺重新而已哉從此廟貌輝煌常昭輪奐之美益見威靈赫濯永保安謐之庥附城幸甚一邑幸甚謹將捐輸姓名與出納多寡伐石勒碑非唯衆善畢著亦使萬目皆明也是爲記

大清咸豐五年歲次己卯嘉平月上浣之吉

唐山縣城隍廟碑記

聖天子御宇川岳懷柔萬神受職祀典所載赫濯聲靈往
往地方不靖顯示扞衛轉危爲安作一方之保障十
餘年來見於章奏者數矣曲學小儒輒疑爲神道設
教夫維持浩劫克贊中興藉非靈貺畢臻下民之顛
連胡底哉若郡邑之有城隍廟尤與守令爲表裏犧
牲玉帛之儀文事之以禮水旱盜賊之禳禱將之以
誠鑒觀不爽未有不相助爲理者焄蒿愴愴古人所
以事神如在也唐山縣 城隍神之靈應由來久矣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八十七

咸豐癸丑粵匪過邑境神爲白髮老人引賊往東而
走離境旣遠倏忽不見賊相顧惕息不敢再過同治
丁卯秋七月余攝邑篆區區愚戇之忱與神相質求
雨求暘求雪響應者凡七次民慶豐年間閭樂業是
年梟匪屢竄邊界未嘗焚掠戊辰正月五日捻匪二
萬餘由任縣往隆平已入邑之北牛村居民盡遁一
叟扶杖前迎賊詢係何邑叟曰此唐邑之南鄙也地
瘠民窮令汝人馬俱困賊怒執之頓失所在愕然而
返神之格思亦孔之昭與癸丑相得益彰矣今夫人

事宜修不當徒委之渺茫也神功丕著不可遽聽其
湮沒也余奉上官檄培城浚池整飭團練昕夕不敢
緩第幅隕太狹無險可守與鄰邑犬牙相錯寇騎往
來所必經念自軍興後將及一載北爲柏鄉爲甯晉
南爲任縣爲南和數百餘里間被災甚酷唐山藁爾
一區較爲完善令復何能豈不仰賴明神哉 神在
洪武間勅封顯佑伯余牒其事於大府將 奏請
加封敬以播告四境敦爾孝弟力爾農桑修爾戈矛
固爾寨障時事孔棘衆志成城則 神之穀我士女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八十八

未有艾也語有之經正民興尚其勸哉

同治二年歲次癸丑閏六月中浣吉立

增重修城隍廟記

邑拔貢 賈天球

竊以聰明正直而爲神是以靈也夫何神不靈唯城隍陰府默司乎陽世尤與守令相表裏其靈爲最顯故其神爲甚尊唐山城隍前明洪武年間封 顯佑伯我 朝同治七年 加封昭應其 神之靈固信而有徵矣惟 神之威靈丕著宜廟之輪奐常新而歲久裝殘棟宇漸蝕無以妥厥靈爲可慨也癸酉春三月廟祝屢請在城紳耆董其事籌其經費倡此義舉非好事也神所憑依不忍坐視其廢壞耳伏查此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八十九

廟自明成化二十二年知縣孔公改建於茲載在碑記者前人之重修數矣論土木之工未有若今茲之大者惟是董事諸人齊心戮力不辭勞不侈費詳爲籌畫務臻妥善因工費繁鉅獨力難成遂徧募四境以廣檀施用是鳩工庀材極力興工計唯正殿較爲完善可以小補外內由寢宮碑樓兩廊以迄三皇廣生二殿外由照壁正門便門以迄三官土地二祠併廟前戲樓周圍垣牆易故以新咸備以固黝堊丹漆彩色爛然最可觀者大門內新建碑亭一座中立加

封碑碣高具臺階崇其柱石璇題映日翠瓦排雲重
簷畫棟鳥革翬飛尤足以壯廟貌而煥龍光且買廟
東空地蓋道房五間所有磚瓦木石等料暨瓦木石
畫等工併購服飾器用等件綜計三千七百餘金自
初夏經始至季冬停工俟明春續修告竣而四鄉出
貲與城關之人出貲而兼出力莫不踴躍爭先雖曰
人事謂非神之靈默佑以成之哉今將捐貲姓名
增修顛末刻誌於石用圖不朽至於神之靈應人之
感戴上官之奏疏 皇朝之徽號加封碑載之備矣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九十

茲不復敘

大清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冬十二月上浣吉日立

重修永勝寺碑文

邑廩 武臨川
生

蓋聞香煙衆勝固由神聖之威靈而廟宇輝煌端賴人工之補助西良永勝寺肇基於大唐天寶年間迄於今千有餘歲矣其間之拾遺補闕者雖不乏人而代遠年湮究不免於垣傾瓦裂七寶蓮臺半摧風雨三乘佛殿將長莓苔天雖欲遂韓文公之心人誰忍效周世宗之毀哉是以 等目睹心傷願切鳩工一鄉意合心同不勝雀躍於是變賣樹木募化布施撥夫顧工爭先恐後不數日而大雄佛殿與韋駝觀音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九十一

一座巍乎可觀煥然可睹矣秉昏衢之巨燭覺路固自可開乘苦海之慈航迷津又何難渡乎而惜也菩提本無樹也明鏡亦非臺也地獄天堂端在爲善爲惡超升陸死不外餘慶餘殃蓋廟宇塑金身不過敬佛之貌而已夫豈敬佛之心哉如欲敬佛之心亦惟求之於已卽心卽佛不染一私有如爐中點雪同歸萬善不異鉢裏生蓮整日月之慈燈幽途咸識震雷霆之法鼓聾俗共知則問禪不似前三語顧影居然丈六身矣謂之敬佛也可謂之成佛也亦可予故樂

誌之以告天下後世之信佛者

唐山縣志

卷之十一

碑記

九十二

